



攻媿先生文集卷十六

四明樓

鑰

大防

奏議

論實用空言非任敕令所刑定官輸

臣聞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

言而行可底績者乃所以為實用雖為實用而

行之不寔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

下郎位以來大開言路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

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寔用者

此誠得孝宣總覆之意而言者不思會為寔用之說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于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煩而變更日增凡此皆辨為寔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其圖冊列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寔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于捨攘日不暇給之時未賞不本于仁議堂堂本朝陛下聰明英睿隆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今

據古訐謨遠猷徒藉細故以為寔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徵仁義之說自今觀之是為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說自今觀之是為寔用然太宗斷然行魏徵之言而成貞觀之治外戶不閉行糧不齊斗米三錢幾致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彝見之然則孰為寔用孰為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之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摭撫細故以幸于施用且深懼六經致治之成法寔為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文為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事皆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所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詔士日進佞說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賞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

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寔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已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適為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錄囚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寔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下裁幸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勛勞輕重均一則人心

厭服抑揚失當則不能無辭立法之際不謹也  
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列任許奏  
補子孫或期親一名蓋以其遠人烟瘴之地人  
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  
司靜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一官然廣東  
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與靜江風土不甚相  
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  
而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  
庫鄉監司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鑄賞若舊  
法為是則廣西不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

應獨得比年臣僚以敕令所見行修法難以著  
為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詳因循至今  
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所奏  
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為成法則事出  
于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  
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  
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  
聞于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

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既而蒙恩兼職玉牒始盡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陛下之言隨事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質之六經而暗合攷諸三王而不謬脩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陛下嘗語臣下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寶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

以人臣漏泄為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黃皓事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紘沮張華事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膚受委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令人內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黨成今人數不少若平居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

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彥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進司投人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于從容問答之間形之于言可大書于方策可以為法于後世猗歟盛哉故斥聲色異物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內侍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寔心術之妙宜其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陛

下持之以誠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于貞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祖稷無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苑囿未嘗與作禁御遊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學校之崇節府庫之闢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蓋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寔為官私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

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者土後  
之勞擾非一蓄材植者者有強買之懼事永作者  
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撤基  
址則連甍夫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  
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羸  
貲而不閔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  
斂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觀功之心是皆不  
究夫利害之寔者也游手之後不費于則乎羸  
貲之用不出于民手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  
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

數年之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  
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  
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  
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  
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儉也  
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之言  
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為之一聞坦言歎其傷民  
亟命毀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為善用  
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  
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



數百錢為資生之策一後之與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為幾家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迫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後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于幾人之以輸充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姚坦之言為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聖更

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于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名目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習

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為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其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為檢法案內手分并于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批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

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閱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攷紹興元年指揮專直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為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部則

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  
文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法司  
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望憲林

攻媿先生文集卷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論治道

任宗正寺主簿日上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  
可以自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  
以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脩道全  
美百行衆善無一毫之歉長慮卻顧萬幾庶務  
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由漢  
以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

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  
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獨惟  
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諛悅蓋其心每期君  
于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  
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  
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見有無受  
病之處天下之大見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病者  
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為國者不以無事而緩  
戒懼然後為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  
高祖之好謀能斷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

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  
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勵  
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  
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  
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  
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  
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  
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故儆戒兢兢業在堯舜為  
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明

王舉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盡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夷狄未賓紀綱雖舉而萬目尚疎敦勵士氣而廉恥不振搏節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力且困重以歲早尤難支吾陛下日視朝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不遠稽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

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日上蓋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欲為者無不濟矣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心進芻蕘之言惟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孳萬幾與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大夫獻納于下大綱小紀略已周徧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放求其故蓋朝廷議之

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遺紛紜良久則以具文告于上方其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是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者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不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算計見效未能甚稱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小小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即罷行若事涉大體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訓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為富國之本利為農事之要陛下最所

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賴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勤圖回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觀矣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學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為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無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限員不可多得惟恃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

寢久員多缺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降指揮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凡宗室之文賴嶽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官者還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況夫禮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愛之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閔庶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倘

或聖意猶以為冗則乞明降指揮于前所減數  
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  
難窘之狀不為小補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  
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  
來尤眾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貪利  
捆載以行弭懼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  
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時留守司轉運  
使措置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立旂賣

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人為篙梢及補苴之費  
自此往來安便所利甚溥成規具在可舉而行  
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規  
亦不復遵守人畜雜揉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  
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慈  
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舉元  
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易而人  
之受寔惠者不知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學朋黨任宗正丞日上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



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  
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  
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  
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夫  
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  
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倪  
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  
自為緘默惟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  
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  
說相夸去本彌遠國家累聖傳授敦尚斯文教

風聿與名儒聞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  
道者不涉于異端為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  
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于已安而行之  
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  
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盡下有言必從克  
己之仁也雖雖在宮臨朝尊嚴清聞之燕不見  
情容謹獨之戒也清心省事湛然凝靜物來斯  
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學也凡前儒講貫發  
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有之臣愚何  
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十大夫之

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感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  
克己曰<sup>謹</sup>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  
言人主射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反諱言于下  
試攷之十數年間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  
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為  
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  
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禮者一切指之以為  
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  
之遭此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

由學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  
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寔維秉心無  
兢誰生厲陛下今為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  
梗由夫好競者之為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  
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  
黨多君子牛黨多少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  
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為仇敵嗚呼  
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  
故嘗以為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  
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

權在宦官乘生之昏而肆為之無足怪者若唐  
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  
莫知適從為害尤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  
以消弭于未然而使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  
夫能無競然後可以眾賢和于朝而使國家不  
生于屬階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  
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虛言  
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睿慈明  
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  
義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

于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國家閒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國家閒  
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緩而孟子  
以政刑為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  
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為可忘蓋政刑不修  
無以為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政  
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急圖治日切今者中  
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麤息外則邊

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騫之  
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事  
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  
嘉樂為當然而民之疾苦為細事置而不講趨  
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  
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先陰豈不可惜仰惟國  
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  
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乃在慶歷  
三年太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  
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

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隳嘉靖  
有邦此是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  
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刑政二端所該甚廣  
無問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  
周用之才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  
倍于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生困州縣而冒  
詐者日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  
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安于田里加賦之害  
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軸之地斯民無聊未知  
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于權酷而行都

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  
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為來歲之  
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歎尚衆安得不思  
豫脩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  
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為小康  
則真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  
今日寔為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  
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然而四方冤獄尚多  
有之若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奸亦非令  
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家者流皆是

西北強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思故每使儒臣  
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既不失官守而守而法禁  
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陰德重  
辟強刻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奸  
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  
下惜此間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每事  
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  
望睿慈採孟子之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  
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恐良時之易失臣  
憂國有素不敢煩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

按四庫本即廿卷

下幸甚

玫瑰集卷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温州

五東醫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諒陰端憂哀  
禮兼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  
偏群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  
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為欺天臣竊見近降指  
揮恭為大行太上皇帝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

以奉神靈臣不學無術又在遠外道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民明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增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攷之典禮稽之古誼本無可款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涼梁燾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覆論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

斧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侯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慙楊震莊必彊李弼直皆是其議趙煥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斧為侍從煥為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霈獨不以為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已橫加阻抑然猶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中以當時羣臣所奏悉加銓次為陛下言之既蒙睿旨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禮部侍郎力阻其說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闕

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臣詳叩之粹中言  
幾先本不足以搖太事蓋嘗密言于執正以為  
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中輟今大  
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  
託以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  
遺意取粹中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  
之位參先朝羣臣之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  
司增室之後為萬世不易之法以慰列聖在天  
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  
寔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有可言之路

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  
幸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闢異等書又  
有雜說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  
易尋究臣嘗傳錄副本乞降敕旨取索謹當  
繕寫投進臣伏以宗廟之事事大體重不敢  
聞于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  
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臣職居  
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  
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



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

知温州被旨奏事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兢兢萬幾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為當先立乎其大孔子魯則先三家于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為蓋莫先于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強為也高宗立

國于兵戈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西北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即位之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為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勲軫遺黎陷溺之久今日之事豈復有先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祕若自登極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

知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  
亟戰挑強鄰開邊釁縱將士以遠功而生事也  
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旦旦而思之歲  
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之助順則  
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  
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  
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先務內修則  
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  
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  
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

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讒詔而諛凡可以害吾之  
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  
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  
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  
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  
天心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  
響應則大計可舉予以據高皇之宿憤焚老上  
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重華之壽而後陛下之  
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之  
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

愚衷犯分進說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  
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  
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欺  
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  
官也後世用度日廣計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  
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貨之屬皆出于山澤  
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養生  
古惟以沈酒為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國家

既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  
不力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  
以抑制豪強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為政者要  
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之臣不思大體繁文  
日增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搖手犯禁非所謂易  
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  
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  
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繹在西魏以  
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  
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

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為國家建盡長策若  
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  
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  
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  
于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  
于見行條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一切寢  
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  
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  
護元氣而壽天下之服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民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  
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卻  
顧外欲為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  
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鈴按教之法有  
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為精銳而每州各有  
數百人可用俾兵威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  
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  
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  
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  
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

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  
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  
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  
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  
因循無所激勸曰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  
至如定礮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  
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慈旨下三省樞  
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舊制閱習于軍政誠非  
小補

論保治

任攷功郎中日上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  
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高宗皇  
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為蓋  
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  
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銳意自為加  
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不忘益  
勤萬幾聖德日新北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  
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  
賑卹惟恐不至愁歎化為謳吟奸盜為之帖息  
脫履萬乘以授聖子二帝相傳體堯蹈舜冠德

百王皆由兢兢業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  
熙洽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  
千載之一時也綽儀鉅典次第蒐舉又足以為  
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夫何為哉  
况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  
經理篇帙有加為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  
區愚忠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為無難之世易  
于因循比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  
動知戒謹固有疴羸而壽考者強壯之人未必  
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

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冬凶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閒暇之時也改  
元之初三宮徽號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  
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  
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寔効無事虛文軫未  
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旦旦而圖之使  
事事有備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  
成之業于無窮天壽之孝願復有大于此者乎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陛下收

召使備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徒  
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士自非水旱  
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禾成熟人心晏然螟蟲  
為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缺秋雨然未至甚  
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為之減收苗米招來  
海商存無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  
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為稱  
首然攷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  
北而來弼不以非吾事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  
惠養委曲周旋迨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

費收其強壯以備卒五今日亦可倣而行之古  
者徒民歸鄉其徒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  
民扶老攜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  
戚知識以為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  
萬一未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失所  
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為盜賊則或為奸人  
誘畧此去以為奴婢無復主還之日又可慮可  
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興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  
兩淮益政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  
自還者聽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

量給貨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為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心而鎮邊服者于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為俟其事定各以給貸招撫之數申聞庶幾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不致陷于飢餓之水火寔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舡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者

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舡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缺而良材興販自處過溫以入于海者衆于是置舡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司自有舡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舡足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朘月削每年止造十舡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



予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地之舡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者蓋官初止一員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為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厘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值取于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既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之

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產舡戶每舡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為之比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為奸追擾迨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雇人之直納于梢工始得脫身萬一舡敗于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間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磨官之費錢之寔及

稍工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之數官為出教  
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  
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於公庭海瀕細民  
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為勞費而于漕運無  
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  
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  
俸聽其滿放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  
拙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稅官兼之既無造船  
之用則客販拙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費息  
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黃臣常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兵  
請給衣糧起發等為錢三千六百貫有奇米  
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伏乞睿  
照轉運司若以為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  
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拙解木植  
出賣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  
費

論寬刑罰

臣聞刑罰所以懲奸也然聖王用之所以弼教  
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皇朝專以仁

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  
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  
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  
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已然唐  
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為戒時  
有失入者人不如罪常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  
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  
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  
減五等今失入者無罪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  
各自免競就深文初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爾

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  
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鑒也壽皇聖帝事事寬  
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  
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  
王拂大理少卿陳良翰放罷其餘郎官寺郎各  
鑄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  
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  
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  
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  
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

歎而不辜者羅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  
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  
刑之中勉之哉其聽朕命毋忽大哉王言過于  
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為之平邇者科舉之病  
太甚其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所欲也  
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若可恕在貢  
舉條制則無可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勤睿斷所  
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愚臣過  
計乃竊憂之蓋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霈所及與  
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四方日有刑措之

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其刑輕况復罰自近  
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寺之胥無  
不責罰固足以懲奸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  
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傳致  
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為先壽皇聖  
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  
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  
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  
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欲  
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宗之咨詢體壽皇之詔

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將  
賜處分或未欲顯頌詔命乞命大臣明諭至意  
俾持刑官吏毋以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  
聖審克之心天下幸甚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  
之心昧死有言罪在不赦伏惟裁幸

玫瑰集卷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

日上

臣某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  
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  
消弭可令侍從台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  
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學者目覩雷雪之異

竊攷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畏天戒  
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  
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即位以來雖有憂  
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  
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  
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  
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  
發于都城不用清台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  
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  
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

須見之行事之寔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  
書五行之說陛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  
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  
至奏聞者  
一雷者賜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  
稍先時猶未為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駭至  
于庚辰之朔晡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  
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久又  
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  
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

也且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語惟陛下之誠惻怛應天以寔察災變之彰明監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謂盛于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

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勃興也先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為首窈嘗攷之止言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為祀神如此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寔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誠反己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

日新今日之異適當為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  
甚聳比登東宮天下屬心有恐望曰他或偏于  
剛嚴學日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為  
法率循壽皇之訓天下之涵聖化寔宗社萬世  
之福也然臣之天剛健為德君以法天為先臣  
願陛下體剛健為德本而以仁厚行之剛則不  
為物所移健則不為慾所怠杜請託之私絕牽  
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德  
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

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  
之逸樂憂勤則幽在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  
于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  
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且憂形于色宵旰  
興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  
此推之聖心憂勤思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雍  
肅肅宸襟太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晏遊  
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為本寧有此耶故  
臣以此為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為盛際陛下所願取法



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直臣妙選台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為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得益盛此其所以為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此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

出位而論事者况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問亦有不得已應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為傷恩而有司得以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為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為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

臣觀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為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蝕放惟恐不多至于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為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為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祐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

愚災而懼不以為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佛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國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為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攷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為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為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

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遂主意固相位排  
同列闢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創御筆  
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  
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  
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議  
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其必行  
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致竄  
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為之未至于甚比  
其再相以至三八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  
出亦不知所為商鞅立法親受其獎雖欲支吾

不可為矣敗國殄民尚忍言之此寔萬世之  
鑑也陛下克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  
事動為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願  
陛下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備  
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  
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  
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褻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  
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  
人有覆壓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機宜

文字李復言于師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為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越月羌果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為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較寔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寔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帥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冲然而甚微泊焉而劫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既不可甚勞

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得之要也苟能于  
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  
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內外  
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  
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  
之妙固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  
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  
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  
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有差其所謂中  
者臣誤蒙睿恩擢實柱下所當罄竭以効萬一

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  
進德俱已中和為本視聽言動率務戒謹飲食  
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  
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自有可怒從而怒之  
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  
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下以大中之道  
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休保合  
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  
舒暢雖陰陽愆伏安能為吾之患哉臣言雖庸  
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  
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  
不陳也仰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  
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攷古今裁  
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今日所行多出  
于此臣嘗恭覩神宗寔錄元豐六年有太常丞  
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于施  
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為是特  
未見于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謂郊

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  
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  
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未盡爾其言曰  
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載籍不聞為祀天  
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  
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  
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祝用清詞饋用  
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  
雖論者以為言禮然攷其所齋之日及辛饗于  
太青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

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永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以奉上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

尤不可以為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靈一盂朝謁之禮。廟饗之齋，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仕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日之內，鑿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

極于破倚幾至僵仆而以此破倚之餘致齋于郊宮雖強有力者亦若干顛頓而恭敬之心哀矣且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升卿之說敢彩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行升卿之言且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日行朝饗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丞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於內殿

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攷古驗今于禮為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台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他赦宥賞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之無失祖宗奉天享廟之本意寔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 宣引

臣竊惟欲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皇之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



極致者也。且區區愚忠懷之久矣，敢先極論古  
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  
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  
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已。故先  
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  
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  
誅之，雖以伸乙之寇，而士師寔生者，就死地者，  
不可復生。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况箠楚之下，  
何求不得，間有誣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  
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

刑罰為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  
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凡  
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  
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  
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  
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  
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歎  
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  
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

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則曰太祖立法強盜賊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強盜之法為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謂水盡亦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

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悅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之敕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賊無賊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敕應持杖行劫不問有賊無賊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趨于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為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

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  
有司皆詳據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  
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  
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原勘始其案款繳申大理  
寺使之反覆閱寔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  
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望睿慈明詔  
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  
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  
索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  
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

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間有  
冤者得以平反寔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  
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  
碎款者既得大體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為詳  
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  
錄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  
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  
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為  
幸甚

論君道難易 內引

日聞孔子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  
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宮之養下  
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之難矣然陛下所  
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貨  
威制強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  
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  
為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  
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則盡禮則事親之道

昭矣大所受羣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  
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  
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議以用人才則  
衆心服聞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廉恥則  
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  
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  
之變知四方事机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好  
雄之心國家南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  
壽皇振綱紀以保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  
廟之嚴飭百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

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  
當為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  
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  
小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行茲俱為  
易事舍而佛國難斯至矣又况人心易感上得  
易見事有不當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  
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  
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  
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  
尤不為難古人責難為恭而臣願以為易者義

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為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  
陛下裁察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北者待罪左史廉兼攝西掖感激  
恩愚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  
下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  
為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慚僥冒詎勉就職  
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  
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尚有  
孤忠可以自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

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致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己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虛之審天下之以為是者陛下終以為是公請之以為然者陛下終以為然方其未行人人顛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所朝澄心靜慮以待机務天德清明夜氣冲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

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机不無浮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奏章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遷去處各賜度牒以為賑卹之備此真為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

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土策蓋年谷豐熟之時家給人足工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各州縣之官盡心竭力力之所及也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况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為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收攘稍失撫御起為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

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闕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為過况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為經久之利惟陛下亟圖之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思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十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眾歎仰以為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為吾君

攻媿先生文集卷二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思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十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眾歎仰以為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為吾君



康復久矣景灵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  
勞非得已也重華既近會慶在迓臺輿一動自  
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  
命戒于夙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  
鳴蹕而炷殘日出窳不聞轂相顧失色謂迓者  
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羣听今日何日安  
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侍立  
為賊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  
拜以請而清禁戾遽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  
無地中外觐望欢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

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  
敢論猶以未知事寔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  
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  
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志誠所激敢昧  
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  
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  
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官之聖意  
交懽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  
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為千萬壽未為晚  
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惧今則憂矣敢為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為至小至重而以為至輕至易而以為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惧惧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為漢為五日一朝之禮已為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

率循旧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今則言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為當然為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欢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為尤重姑以朔望為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

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闕休者止此  
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  
之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  
習儀者一忽文改日萬眾震驚固知擇日之不  
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  
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  
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伏衛羅列皆  
是五更夙辨萬一又不成出則事体利害尤甚  
故不免為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  
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

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比令一出次殺必  
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即賜雨具進書之前得  
再為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五五  
日一朝如旧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  
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  
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  
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  
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

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聞續准傳旨改用今日  
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烟素  
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  
篤孝願何待臣等諛諛冒瀕聖聰第以近日之  
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不出許以上  
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  
姓欢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  
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  
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成王剪桐為戲周  
公遂封唐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

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寔恐因此  
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  
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  
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寔為常事關係非輕今臣  
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  
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  
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  
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  
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  
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

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惧俟命之至心未忘故亦即必為百苦無悔下此至願貼黃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難以舉行况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誨禮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始深為陛下

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願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響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

朝已為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  
閱月矣皆以壽皇聖肯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  
想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  
明聖節既受羣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嘉王生  
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  
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  
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又慈子  
孝本于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  
冲澹凡軍國之事志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  
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

造言語惑亂聖听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  
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  
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  
目駭觀瑩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為明  
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  
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灾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  
門峰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  
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  
都駐蹕之所此皆變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  
而閭閻衆軍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有

之礼口語籍籍謗讟紛紛所不忍聞自廟堂大  
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  
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  
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  
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懼而不為若  
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  
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  
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日擊事勢可畏如此不  
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  
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

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寔難苟安不免  
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為諫官上皇帝疏又  
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  
劄上進重華宮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  
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  
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  
如事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灵

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  
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蓋昨緣積  
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寢闕禮文觀  
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恭謹兢業過甚  
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戾憚倘非寿  
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閑  
係非輕今茲會慶節合上寿伏望睿慈先期勿  
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  
卮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  
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

孝慈之懷而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為  
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  
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違回于以釋四海  
危疑之心于以先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  
祈激切之至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  
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况  
萬乘之貴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  
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



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听政天下安危之機寔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願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為一疏上于兩宮伏惟聖慈俯准听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

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

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青善賊惡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惡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月寢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閑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間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誦恭請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觀萬國

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衆口之譏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交愁歎為謳吟化驕陽為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為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翕合于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

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為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穀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求，以致之。而人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寔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

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寔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為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為淫刑。而其尤難者，其听言之際，手與之言，人所樂听。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論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為艰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

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為君  
之道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  
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瀆直以人  
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為陛下言之誠能深  
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可喜者見矣勉  
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  
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  
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苦而我樂之  
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

臣久汚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  
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聰明于萬  
一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  
而採其意不以為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  
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玫瑰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西掖奏藁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

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覘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奉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器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匾担趕打案中明

稱淨黨勢迫見有木柄鐵齒爬拏急把起爬拏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爬拏木枕背打左边肋下虛處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內身死爬拏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担偏毆打偶有爬拏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是兇惡寘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償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

之寃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攷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  
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  
煮糖灶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芽依舊打糖  
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為重傷况本州具奏有  
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硬行正斷竊恐不  
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  
裁則是本州亦以為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  
睿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

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  
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  
詳覆依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  
經驗殺人無証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  
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  
屍不經驗殺人無証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  
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寃而後處決  
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  
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

也來年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為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四細繹雖是申戾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言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費徑以閫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為未然提刑以提点一路刑獄為職州郡詳衆而本司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

問若以為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間有詳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為吏則彼方利詳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為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別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為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千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為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為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



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  
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  
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三又然後  
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  
各三覆奏亦不以為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  
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清恐不專為此  
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為此言者恐未  
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  
証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  
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好天地至和之  
氣臣以為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  
誠為大患是當別謀措置如此令一行州縣承  
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駭糾徑  
從詳覈處斷鮮以上間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  
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  
異愈繁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  
奏者其當職官吏恣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  
知其難行既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

勘鞠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  
奏裁其有情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  
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為議者固以必不  
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  
行條法不待申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  
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  
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  
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寔恐州郡  
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而斷者益衆雖  
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  
稱間有將賊贓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  
以應贖不滿之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  
照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為尤非也漢景  
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  
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政恐人之畏  
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  
敢讞乎近蓋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  
固已深慮而况此明禁之乎低估價錢者取旨  
施行則今後必多贖滿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

竊規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寬宥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冤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真宗以外任斷獄有侵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即申奏詔令申提点刑獄官覆寔具案附駟以奏聞付大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点刑獄官並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為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奉<sub>上</sub>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為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默伏望聖慈詳察寢罷上件指揮寔為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繳皇后宅恩澤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尚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施行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冊寶推恩止

係特降指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奉之莫  
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奉也皇后冊寶親屬推  
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特減  
七人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壽成皇  
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  
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皇后受冊先得旨應照  
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  
聞得旨與十人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奉之  
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却復八人雖比之舊  
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例然已經淳熙

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  
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如此  
深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屠  
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  
厚又有樽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  
文閣與郡同給事中尤袤

臣等聞之蘓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  
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

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即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顏受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眷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從班人皆以

為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都大中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為一大中也為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為臺諫事體惜也為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都陛下既以為權待臣矣而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為陛下以言罪人乃與所論之人同坐汰斥寔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強主威以尊朝廷以警奸邪以沮僥倖言脫于口應之

之響中外疎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為矣公議皆賴陛下遠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鑒蘓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其次第使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體犹足以示四方倘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悅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  
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內門客蔣孝曾屬張孝誥霍淵霍溥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中外服悅近來

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為多然出自宸斷裁節  
橫恩大率略盡臣輩尚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  
如流千載一遇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  
友孝轉行右武郎臣亦不敢論列命婦加封親  
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孝曾白身補官  
將仕郎親屬張景詵霍淵霍溥白身補承信郎  
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衆人最為太優蓋白  
身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律門前  
此止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  
景詵霍淵霍溥既是親屬即合于所添八名恩

澤內補官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別添三人反  
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官之例尤不  
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人于所添八  
名內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  
免文解一次寔為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玫瑰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奏議

四明樓

鑰大防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籌索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  
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  
法亦未嘗有害于民惟是近歲游致煩言倍費  
君上保全之賜王幾輔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  
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非所以愛之也  
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付



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為言蓋恐未允公  
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  
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  
言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劉焯監司差遣 聖旨首議禁戢

臣與劉焯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為人頗有志于  
事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為淮漕然以前年禁  
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  
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內郡合行措置

禁戢人雖以為私憂然無敢以自任其事者朝  
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焯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  
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  
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  
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焯為之  
太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  
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  
費朝廷調護為之遣使為之集議始則降官曾  
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  
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為經久之計識者方且

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  
之齒齒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  
若非朝廷改圖几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  
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尚足以為功乎陸  
下若念其為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  
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其首議  
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  
為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  
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  
故不敢以仇怨為悻冒昧奏臣欲望睿慈寢罷

上件指揮少俟事体平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  
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  
于罪籍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扞拭而用之此  
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  
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無善狀而  
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況帥  
藩乎峴之廢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冤

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掩前後  
章疏指陳寔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  
議尚且不容隨即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  
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机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  
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閒廢雖久衆尚斷斷臣若  
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  
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  
夫知畏公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二十八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  
兵部侍郎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  
遂至踰月臣下周測聖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  
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台諫紀綱風采日以  
振作則朝廷益尊寔以消弭則廉陛陵夷蓋紀  
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  
下主張然後可為故自来中外之臣所以畏朝  
廷者以其有給舍台諫也所以畏給舍台諫者  
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橫  
息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

否一聞台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  
來務謹重此逸使人不肅而戾蓋未有如今日  
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為其能存廉恥待  
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為表率也小大之  
臣一聞給舍台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即  
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  
之氣正以增朝廷之戾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  
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秘書監兼權中書  
舍人因司諫湯彥邦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  
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

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即求補外壽皇謂輔  
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即取入文  
字揭取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  
听其去人皆以濟為賢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  
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為異事近日一二士夫  
明見台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為引退寔有  
覬望強慢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汨喪廉恥取笑  
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風采  
摧頽無復氣皴汝諧士人也一聞裳有繳駁即  
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

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朕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為黃裳繳論何顏復就從列黃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駁之職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為容矣臣愚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

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為得體寔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憤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為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貢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日下赴部供職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錄黃鄭汝諧辭免乞祠祿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么麼攝承西掖以論駁為職言

語拙訥不足以動天所汝諧之奏既勤陛下親  
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  
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  
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  
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几于  
盡廢是其言可听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  
已四十日矣有舍區處施行之事不為不多乃  
以一小除自閱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啟多事之  
原是其言可听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暗合以  
此猶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况黃

裳一經綴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  
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綴之臣又論之  
矣汝諧必知難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黃裳  
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  
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已可  
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台諫給舍不復可  
為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為國乎陛下若  
循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  
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  
全去就知廉恥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

論駁日至煩瀆聖所皆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寔為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听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為晚上項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

供職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蠢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區抗論寔非有他正為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命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為有才故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久

妨賢路冒犯宸爰臣下情無任惶惧戰慄之至  
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  
下採納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  
告命不給俸祿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  
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  
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  
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蒙  
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

還其已沒之物產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  
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所餘田產不  
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  
豈惟不足以示恩遠所以啟寵納侮且小人無  
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迨寢上  
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封棧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別  
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棧庫亦欲蓄于無事之



時以為有事之時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為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聞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賞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寔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真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曰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飢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几二麥未熟可為寒心當今別無生財之道惟賴

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寔然覩屢降指揮多取樁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宣取數多寔為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樁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內帑既虛封樁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

指揮必以恭奉三宮為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為內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寔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既不可為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剝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逋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封樁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

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為恭請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內藏庫送納此項寔為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為奉重親之用猶為有名如後一項則為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興念母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

之不知為中人几家之產細民凡萬之資州縣  
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筭筮竭多少資產輟多  
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為陛下言之望俯鑒  
愚衷收還詔旨務為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  
寔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綴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  
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致隳紊  
茲忽聞萬鐘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  
駭臣尤不遑鐘之為人臣所深識性資淳薄舉

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京  
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凡曰縉  
紳之彥鮮與交游重玷台評難逃物議項方屏  
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就  
戕固已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  
列尚曰舊人謬廁從班寔汙清選但工諧諂何  
以當吏筆之戾僅習歌調何以代王言之重斷  
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噲恥與伍將有  
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鐘則孤  
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始



